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五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行狀一

劉勰曰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吳訥曰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于作者之詞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傅胡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

中載任彦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一篇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諸作載為楷式云　復徵曰狀者即其真以形容之也傳誌之作必有所據斯可命辭故求文者必具狀以需之

少保郭公行狀　唐張説

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陽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湯陰令因居于魏公少倜儻廓落有大志儀觀雄傑身長七尺美鬚髯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彦昭同業時有家僕至

寄錢四百千以為學糧忽有一人縗服叩門云五世未葬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齊舉大事苦乏資用聞君家信至頗能相濟否不問姓名以車載去一無所留深為趙薛所誚公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字為榮公獨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縣落拓不拘小節嘗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内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跡對而不隱令録舊

文乃上古劒歌其詞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煉凡幾日鑄得寶劒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絶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且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緑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那知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則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李嶠閻朝隱等遂授右武衛冑曹右控

鶴內供奉尋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親令報命至境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瞋目視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定因遺金數十斤而還公悉以進上奏言揣彼上下之情人倦其隷役久矣咸願早和大將論欽陵不爭四鎮獨不欲耳但國家每歲不絕其使而欽陵常不稟命自然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兵徒難矣斯乃公間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矣

則天甚然之無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貳遂誅欽陵弟贊婆及其兄子莽布支并來降公聲名藉甚授御史加朝散大夫遷主客郎中吐蕃與突厥連和大入西河破數十城圍逼凉州節度出城戰歿蹂禾稼米斗萬錢則天方御洛城門酺宴凉州使至因輟樂拜公為凉州都督兼隴右諸軍大使調秦中五萬人號二十萬以赴河西公至凉州吐蕃素聞威名相謂曰我贊普猶懼吾輩何可敵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餘衆繕脩城壁施法令屯田

一年而復公之功也公以凉州西拒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揚天威因徵隴右兵馬一百二十萬號二百萬集于湟州營幕千里舉烽號令時宗楚客為相素與公不協令人告變則天惶懼計無所出狄仁傑魏元忠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彦昭韋嗣立張説二十五人抗表請保如公有異圖並請身死籍沒則天由是稍安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十道齊進過青海幾至贊普牙帳贊普屈膝請和獻馬三千疋金三萬斤牛羊不可

勝數公大張軍威受其蕃禮而還既伏西戎震威北狄
突厥獻馬二千疋所獲凉州人士皆放歸塞上從此方
鎮肅清蕃落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凡所規模制作
率為後法河西隴右千餘處置生祠堂立碑頌德閭立
均等為其文尋有詔許入朝公素無第宅寄居友人之
舍候鼓入朝忽有人馬前送狀開緘前人已去狀中唯
有物數而無姓名便於樹下獲騾馬二十餘疋帛三
千疋公曰豈非太學請葬之士乎因以買宅居止薛稷

趙彦昭聞之皆嗟嘆良久景龍年中宗楚客韋處納等
潛結朋黨憎害公能授公驍騎大將軍兼安西大都護
四鎮經畧使金山道大總管時烏質勒久恃衆倨傲不
屈朝廷縱兵遠掠道路不通公以衆寡不敵難以力制
因率麾下數十騎徑入部落烏質勒入出兵衛出迎望
見公威容端毅風鬚若神不覺屈膝因而下拜公宣國
威命抗聲與語自朝至暮雪深尺餘竟不移足質勒頻
拜伏語畢歸帳相去二十餘里質勒久立雪中倉卒疾

發是夜暴卒其嗣子娑葛集諸將曰漢使殺我君父今須復讐大舉兵衆將追殺公聞質勒死遲明素服來弔道路相逢兵圍數匝娑葛見公忽來未之敢逼但言衛護漢使公至其帳下大哭流涕因撫定其嗣蕃人大喜留數十日助其葬事娑葛獻馬三千疋牛羊十餘萬移居千里西域無事道路肅清諸蕃聞之遣使歸降者十餘國時人語之曰郭元振説殺烏質勒知娑葛與闕啜有釁奏請移於瓜州制從之會中書令宗楚客受金遂

寢其事公具以狀聞楚客恃勢囑請召公將陷之公不從又奏請斬楚客淸蕃落時韋庶人竊弄國權中宗竟不之省也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振西域所向無不從者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為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

吐毒氣而拒官軍三軍悉觀焉公手書操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絕數十里内悉為良田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韋庶人知政屢徵不至因下偽詔令待御史吕守素中丞馮家賔相繼廵邊欲將害之未及皆為娑葛等諸蕃刼殺之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勅至之日舉家進發安西士庶諸蕃酋長號哭數百里或剺面截耳抗表請留因紿之而後即路其至玉門關也

去凉州八百里河西諸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貧者携壺漿富者設供帳聯綿七百里不絶公旌節下玉門關百姓望之宛轉呌呼聲動巖谷自朝至暮傳呼至凉州凉州城中男女在衢路並歌舞出城咸言我父至矣通夜城門不受禁制都督司馬逸客聞之謂公近矣陳兵出迎會侯騎至云始入玉門關都督嗟嘆良久具狀聞至京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禄大夫遷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依舊知政事尋轉吏部尚書知選舉囑

請不行大著聲譽睿宗屢下詔褒美後黙啜大寇邊拜
刑部尚書即出為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等城以
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禄大夫再遷兵部尚書知政事仍
舊元帥會太平公主竇懐貞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
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諍不受詔及舉兵
誅竇懐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
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
于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

日獨知政事因下詔曰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昇朝安危所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館陶縣開國伯元振偉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令之王佐出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宸扆疇咨廟堂思致堯舜以期管樂朕往在儲闈洎登寶位每觀其仗義感激願制兇邪立誠慷慨密陳弘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者梟獍興謀干戈作釁太上皇帝既命朕除討元振又馳奉宸極始則賚予為弼終則寧朕問安可謂格于皇天貫

于白日元惡既翦庶物惟新昌言是圖朕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誓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實封四百户物一千段子五品官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是歲大徵兵衆閱武驪山兵一百萬號三百萬並奉公節度是日三令之後上將親鼓公慮有大變因畧行禮上大怒引坐纛下紫微令張説犯鱗而諫上乃曰元振有保護大功宜按軍法流新州未至屬開元元年册尊號赦曰元振往立大功保護于朕頃因閱武頗失軍容責情放

逐將投后效可饒州司馬未至卒於道時年五十八有集二十二卷文章有逸氣為世所重公少負氣縱橫遣意磊落作尉巴蜀不脩名檢及登朝受任屢使遐方霜明烈心玉立貞節言行忠正居取儉約身體雜於皇王致君期於堯舜公務之暇手不釋卷雖子弟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前後上事切諫得失十數道俱焚其藁草不以語人故朝廷莫知也睿宗嘗曰元振正直齊於宋璟政理逾於姚崇其英謀弘亮過之矣舊於宣陽里居二

十餘年不至諸院馬廐每朝回對二親言笑歸室儼如也不問家事與狄仁傑朱敬則魏元忠李嶠韋安石趙彦昭韋嗣立薛稷張說等為忘年之友事父母以孝聞父受授濟州刺史後以為相奏請解職授銀青光禄大夫濟州刺史致仕公殁後二親猶在自我唐授命宰臣有二親者唯公而已

贈太傅董公行狀 韓愈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

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
問名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
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陞為衛尉寺丞出翰林
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楊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
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
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
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
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

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壃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浲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壃而信有力焉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我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也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勲郎中未

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材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

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懐光反上如梁州懐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懐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寛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

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拚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竟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

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

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謀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

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東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尅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

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

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使人覰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巳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太和礽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劔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

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
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
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
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營田判官
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
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
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
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

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閔道讙呼公來之初令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令公殁矣人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

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為金紫光禄大夫勲累陞為上柱國爵累陞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幷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録謹狀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李翶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其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盡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

四門博士選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縣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名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叅軍入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搆公中以飛語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以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為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陽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

則下不受屈既栁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禄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六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元貞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

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然於所安以
苟不用兵為貴議多與裴度相異惟公以為盜殺宰相
而遂息兵其為恥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
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
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
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未滅上命裴丞相為
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因本
官兼御史中丞賜三品服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

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辨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為丞相書柏耆袖之以至鎮州王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

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得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有以男女為人隷者公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還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能賤直講

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問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凑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庭凑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庭凑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庭凑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庭凑心公大聲曰天子

以為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得乃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滔遂敗奔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時為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

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旄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以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節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侍郎語是庭凑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庭凑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

尚書久闕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及還於上前盡奏與庭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

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遏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争何事公因自辯數日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罷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議論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無

主者十人幼孤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為之服期深於文
章每以為自楊雄之後作者不生其所為文未嘗放前
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
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有集二十卷小集十
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
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
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
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

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少保柳公行狀 沈亞之

曾祖該皇任陵州録事叅軍贈陵州刺史祖岑皇贈秘書監父潭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狀公諱晟其先河東人也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以門業中選拜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主及太僕繼喪而公年始十二孝聞宫掖既去喪代宗憐之名養宫中令與皇太子諸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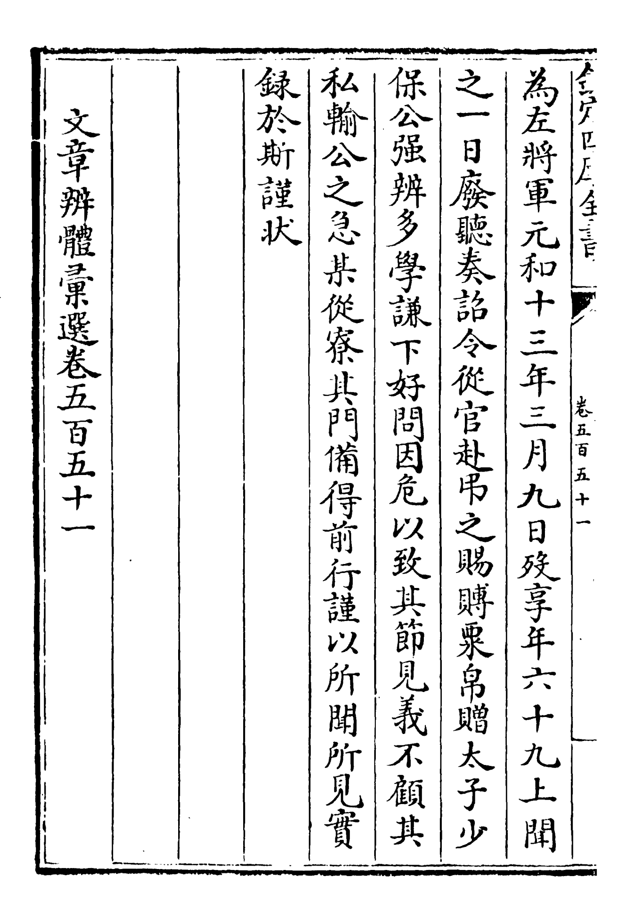
俱受學故公得通籍中禁詔以吳大瓘為之師又以大瓘子通玄通微互為助教令十日考學績責勸所進乾元初除尚書奉御得歸故邸又詔吳大瓘通玄通微令就舍授學廣德中加檢校太常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銅輦將欲加賜遷官未幾而屬車西狩矣公徒走會難奉天因泣奏曰臣願得尺詔持而入東都購其豪人以為效德宗嘉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傭裝入賊軍中見賊偽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公大説

曰陰潦之災魚鱉遊其堺壇即暘光赫明是輩不知枯
挂之地者公等寧能從其挂哉乃出詔示常等皆奉詔
伏興誓約所歸未及期會樞籍宦官朱既昌陰以公之
狀飛告泚遂為泚捕繫定貞矣泚詰二將詞不伏即從
於外獄稍寛之有頃賊兵累敗守吏益怠公因其共繫
者十餘人謀相與脫其錮髠而走之奉天德宗為之撫
背流涕明日乘輿幸漢中公奉蹕至南梁還拜原王府
長史貞元六年改嘉王府長史其後翰林舍人吳通玄

謫死公為疏陳雪再進不得命公醴之季止公曰上方
怒寧可為也公不聽公章卒三貢於是德宗悟之謂公
見義不回賜書寵勞竟雪通玄改澧州別駕十一年入
為少將作永貞初遷大將作加朝請大夫起崇陵功以
檢校左散騎常侍居使內作封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户又加銀青光祿大夫起豐陵功贈上柱國元和初
西蜀叛發岐隴邠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
長武軍詔以高崇文討之既誅三蜀大困而漢中最險

隘益不能賑輸所奉中朝以公用當濟遂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始詔諸征蜀卒各還故部而獨以漢中卒三千人移戍梓州其卒以為始去父母鄉里既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其間亦以有功自負今則徙之謂若謫耳皆蜂奮食所引办援弓廹中貴人時公行未及郡聞之遂疾驅倍走往其所先勞之苦辛勞已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伐關耳又曰關何以而得伐俱曰驕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等既知關

以不授指而得伐又親滅之而得功反不授指耶令不授指即受滅也是卒皆免胄匍匐遂行所徙歲餘復入為大將作使匈奴先是戎相出視國使必自據偃以相辱傲公知之乃先謂曰聞若等常以去信為强亡禮自大禮信不為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於是單于諸王貴人聞之愕然失恃皆莫能辭見則改容跪伏遂致天子之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居公爵益封千五百户加為大金吾九年加户部尚書以大金吾



為左將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歿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日廢聽奏詔令從官赴弔之賜賻粟帛贈太子少保公强辨多學謙下好問因危以致其節見義不顧其私輸公之急某從寮其門備得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録於斯謹狀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五十一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五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行狀二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宋王安石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為天平武寧二軍牙内都虞侯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

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為寇當是時公為東頭供奉官閤門袛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為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諾爾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

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强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挦堅瑪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内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門使高

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還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撥藏掘強於平凉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嘉勒斯賚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

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為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桑揚丹招熟戶固斯敦為鄉導公即誘揚丹捕斯敦而許以一州揚丹終殺斯敦公遂奏以為頴州刺史而揚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為遵耳目及公誅揚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為用至明年斯賫總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

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斯賫總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塞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為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既貶寇萊公即指公為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為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為華州觀察使知青

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閑處乃以為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皇帝為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衂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

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内附羌類族以為上軍主假以勲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為成法陜西歲取邊人為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畆出一卒若干畆出一馬蠲其税歛發兵戍守至今邊頼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在渭州取隴外龍于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龍于川為德順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哺廝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

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
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
即在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
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
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
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
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禄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信

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使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死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直言以諫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使其閤門祗候諧三班奉職及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王安石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饑所活以千計康武公當

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為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為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為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為歸之至隘而争先必亂亂而繼遷薄伐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

武康為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為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皆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為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絀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内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為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為邢洺磁相廵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為盜朝廷以

名捕久之不得公以氈車載壯士偽服為婦人誘之於野如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為充當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為盜者聞公擒鴻霸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為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為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為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

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為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巳以非其事者城成天子賜書奬諭五年移兾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

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
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
察使軍人挾内詔求為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
軍制後不可復治凡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必
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
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甲公又不奉
詔曰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為
可用又閱太后宫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保簽署

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為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

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為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為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者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為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

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鬬多盜他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歷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為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過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效也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

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勲知成德軍崇勲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益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

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之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天子密詔問公方畧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內郡非

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祈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尚為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為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强起公以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

年遂以為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為之不得已猶以為中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為之罷朝一日又為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

等物出内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計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温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禄賜多散之親黨善治軍旅寛仁愛士卒士卒樂為之用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為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熈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七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累

州團練使次咸庶内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内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冦諲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内殿崇班閤門祇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濕未仕淑淇皆早卒曽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十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附謹具公歴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謚并史館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元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

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絶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揚村還河以避浮雞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灃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

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其六黄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温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輙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為素餐矣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

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為之因舊謀新更立牐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為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鄉自中興還特命衆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為脩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

村分引瀘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

平清河逾黄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歴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歴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薨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歴理俾參預之公

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

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歷法之驗在于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葢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

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為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説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令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

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强益都北極出

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强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强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强西凉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强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强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

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于歷自黄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歷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

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歴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歴始悟太陽有嵗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歴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歴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徳歴以古歴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

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髙表憑其測致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

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已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歴十八刻逺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嵗餘自劉宋大明歴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嵗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嵗合得三

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黄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

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黃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陽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

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歴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

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筭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

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黄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令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歷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槀公于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杪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槀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註二卷修改

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瀘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瀘溝者命公與往亦為哨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

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滙于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為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于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于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于地中偶

得舊時甎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船艫蔽水天顏為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于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垻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

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于工費以公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詔内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所施為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其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歴數之學三

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栰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以来漑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七牐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溯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黄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漑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而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

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于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説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徃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歷七十餘家其見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毋誇誑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

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歷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于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于四海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旁取其正中所

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抄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于周官周禮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短景佑古今承用或未之革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横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横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之景者殊為審當公于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常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

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蓮渾天漏
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為衡牙轉相撥擊上
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
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
子為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
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
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
大為鼓鑄即令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

箋為儀積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
觀其規畫之間便測望之精切巧智不能私其議羣衆
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覩其象
制未嘗不為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為當代法因語及
公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
謂度越千古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五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五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行狀三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行狀 明鄭濟

公諱禕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郡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㳺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

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為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為元至正壬戌十一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實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産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黄文獻公溍是時文獻為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即屬以斯文之任

至正戊子元政衰敝公愀然閔憂乃攬天下事勢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嫉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氏以文知公為文獻門人讀其文嘆曰青青於藍氷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者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死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率翰林僚屬又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為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

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書省掾每商畧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韻為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冬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上將即大位召還議禮明

年戊申爲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修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爲總裁官二月入史局公於史事雅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公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召對殿廷必賜坐久則賜飲饍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上所賜梨漿飲之吾渴

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于上即命齋賜之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令能函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安堵如故高官厚禄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托克托徵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梁

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廹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決因匿公於民間托克托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托克托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令惟有死而已寧以廹脇為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天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綬曰紳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

徃求遺殰不獲因訪得公諱所擗踊號呼製神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紞及前山西叅政王公景彰力為採捜死事之詳為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為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于家公事上

十餘年服勤報効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尤至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

先師介庵吕文懿公遺狀 程敏政

公諱原字某號介庵先生賦質渾厚偉姿容見者知為大器未冠著書數百言號吕子考萬全府君異之語人曰昌吾族者在是兒矣萬全卒于景先生貧無以葬有

請狗俗火葬者先生時年十七潸然不從曰恐使先人遺體受此炮烙刑乃權厝景東景有浮圖先生嘗登題其上曰吾不能使先人首邱不復登此塔每至墓次號泣不返景人悲之既奉母南家屢空學益力郡守黃公懋廉知之召至取案上一卷書曰能誦此乎蓋洪範也先生暗誦之終篇黃公大驚異遂補學諸生先生内莊外和不少屈權貴天順初逆亨與宦者吉祥怙勢獨嚴憚先生每遇朝會先生官五品當服青袍亨等見之輒

曰吾輩行當為先生易緋雖屢言之先生自若也脩撰岳正常與先生共列亨與吉祥罪狀將上未發亨等覺之乃共摘正與先生所草承天門詔語以激上上怒坐便殿召近臣至厲聲曰正欺罔敢爾原素謹厚乃助之何也既退人危之先生曰死生天也懼何為性孝母夫人有疾湯藥必手自調劑乃進疾革一女死懼其知也強言笑不敢哭既喪奉柩之景啟萬全之空並載以還或忌陰陽家說先生不可曰吾知奉親遺體還鄉禍福

非所恤也舟中猶寢苫枕塊因得疾抵家遂不起先生痛兄早世撫教其孤視之若已出皆底有官嘗曰吾荷先世蔭有此禄且耻獨瞻也悉分諸故鄉以周族人不妄取予奉使如蜀往返間篋中無長物性儉約身無紈綺所衣止于賜服喜周貧匱故侍郎許公思温雅善先生其孫瑶旅食京師先生周之數年曰汝當還守邱隴瑶陽應之曰諾先生厚贐之瑶受而不歸居月餘復來謁先生不問又周以粟布且勸之歸無倦意有鄉人丐

于市先生識之呼至家衣食之終其身寡嗜欲徐夫人
嘗鬻女侍命奉巾櫛十餘年語不及亂勤學至老不怠
居秘閣圖書左右有得即識之手録口誦自晨至昃不
輟暮歸少暇即為門人講解書史退則吾伊聲復達于
外蓋寢不移時而起所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甚有
先儒所未到者書成鬢髮殆白嘗考一事不獲不懌者
累昕夕一旦考得之顧謂政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
可喜其好學類此先生待人以誠恕然事不可者未嘗

依阿取容聞朝政有闕邊徼有警憂見顏面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為學務實踐不事空言故詩文亦不艱深靡麗如其為人所著介庵集通鑑綱目續編考正藏于家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有光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為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

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為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飾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

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為法均派折衷最為簡易葢國初以次削平僭偽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七十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敵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處

之晏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敵亦竟不至師尚詒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情人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詒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祾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廵撫湖廣右僉都

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廪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廪其後土兵還輙掠内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閲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黄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宫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宫碑亭是時奉天殿災勑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河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

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瀉蜀荊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夔道轉荊岳至東南川徃來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壞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廵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夘峒棱棱江叅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黄宗器入施州金

峒叅政靳學顔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
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叅政繆文龍入播州真州
酉陽僉事吳中禮入永寧迤西落供班鳩井鎮雄程嗣
功入龍州叅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叅議王重光入赤水
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
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
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黄光昇歷叙馬重
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

𦂳歴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歴永寧赤水臣自趨浩州六月上瀘叙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絶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絶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别有所處伏望皇上勅

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
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于
京師簰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
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
漕下之木多取以為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
期大臣以為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
附極般輸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
休荊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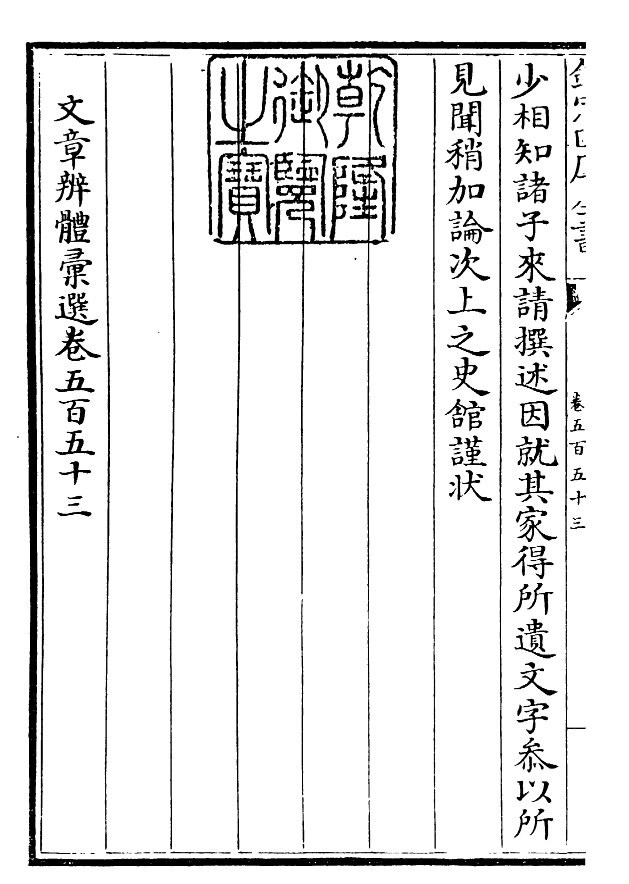
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録其勞令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藺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于九嶷荆南購木于陜西階州武昌漢陽黄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

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坂亂灘迂廻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十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冐犯瘴毒林木蒙蘢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猝鳥獸哀鳴震天吸地薔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

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峰山巨木猶以為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吉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

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為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廵行日遣人問安還輙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巳為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為荆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益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

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為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廉潔不苛摋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絶不使入臺門第貯荆州府募召商夷賞購過常人皆懐之故總督三年地邊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為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宫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叙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余與公



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悉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五十三